



翻手苍凉 覆手繁华

《张爱玲的时光剪影》

杨莹骅 著
崔久成

寻找张爱玲的路上
总能遇到似曾相识的自己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翻手苍凉

覆手繁华

《张爱玲的时光剪影》



杨莹华
崔久成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手苍凉,覆手繁华/杨莹骅,崔久成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354-6024-0

I . ①翻… II . ①杨… ②崔… III . ①随笔-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7637 号

选题策划:姚常伟 马培培

特约监制:王 平

责任编辑:张芬之

封面设计:所以设计馆

出版: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电话:010-8367023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8.875

版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30 千字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
序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远和近》

在这个纷繁缭绕、云遮雾罩的世界上，有些人简单质朴，却很难接近；有些人心思复杂，但常常让人觉得如邻居般亲切。张爱玲，这个充满才气的名字似乎更像是一道谜语。在她并不复杂的一生里藏有太多让人捉摸不透的气息。就如同《色·戒》里的王佳芝，她的背影，她惊鸿的一瞥，

总是飘忽不定，远时如同云中鹤影，近时像路旁的浅草野花。

翻手苍凉，覆手繁华。她随意地翻开手掌，那交错的纹络总有无意义的意义。因为写过太多精彩的文字，文字的世界便微缩到她细腻的手掌之中。翻开《张爱玲全集》，便如同翻开一个女子的手掌，阅读每一行文字，便是将她的手掌的纹络放到显微镜下。在她的手掌中，你总能惊讶地发现一个庞杂的世界，线索清晰，既像在观察一幅藏宝地图，又像在高空俯瞰一个已经灰飞烟灭的老城市的往日街景。一刹那，好像穿越时光，到她无限宽广的手掌延伸出的道路上旅行。

说不尽的张爱玲，道不尽的前尘往事。张爱玲合上手，走到很远的地方，随意一个苍凉的手势，你又会发现她其实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女子。不过是老上海街道上一个无所归依、超脱于凡尘之上的惊鸿一点。她把自己创造的宏大世界藏在手掌里，而宏大的世界有一天随着世间无数读者的挖掘，如海市蜃楼一般弥漫在天空中，那些旧日的风景包围了她，也包围了我们自己，让我们迷失在美好中，不需要去分辨真假。

我始终相信，无论是读张爱玲的人生故事，还是读张爱玲的掌上世界，都无法真正去了解她。因为她如一朵动荡的云，总是那么来去无踪影。我们只能循着她留下的沙滩脚印，分辨着风中依稀的声音，在月光下、在海潮声里寻找她。

在写张爱玲的每一个夜晚，我遇到过许许多多寻找张爱玲的人，那是浩浩荡荡的大军，都在独立地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她。在寻找张爱玲的路上，常常峰回路转、满目哀伤，也常常遇到清风朗月、花香满怀的光景。时间如沙漏，半夜里常常听到时间跌落的声音，一点点计算着张爱玲在人世间的年华。写到张爱玲死去之后，我常常质疑，她真的就这么去了么？

为什么数十年后，已经觉得她的生与死都不那么重要。因为一走入她的文字，便到处都是她的影子。远处的荒野里，每一次她都以不同的姿势站立着，有时候像楚霸王马背上的虞姬，有时候又像循着小路走向

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她的呼吸，她妖娆的身材，春天般的神采，不可触摸的威严，总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她留下的每一个字。走在寻找张爱玲的路上，总能遇见我们自己。爱情，也许并不是童话里那么纯真浪漫，夹杂着世俗，避免不了交易，但爱情并不因为这些而不美好、不可贵。亲情，有时候也会以冷漠的面孔出现，当沸腾的血缘变冷，心寒之后，我们会发现找到了心的自由，可以更淡然地去看待这个世界。

那些内心中我们不愿意承认的点滴，总会被张爱玲的影子无意间撞破。黑夜里，那些破碎的小洞口美如星光。

人生的轨迹没有定式。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颠覆循规蹈矩的生活，但每个人都可以在张爱玲的世界里体会自由自在生活的美丽。她在翻手与覆手之间，便释放了我们心里的秘密。

让我们一起翻开张爱玲的手掌，让那些旧日的海市蜃楼，在我们现代化的生活里落地，在张爱玲翻手覆手的沧桑里，直面我们自己。

目
录



壹·沙上有印

003 旗袍倩影

008 贵族暮色

015 沙漏私语

022 传世书香

029 海上重洋



貳·光中有影

037 四溢春光

044 时光胶片

050 小荷初露

057 远方的结

064 天才梦想

叁·水中有月

073 港岛瞬息

080 刹那芳华

087 横空出世

093 倾城之恋

100 金雀牢笼

107 落寞背影

肆·风中有音

117 尘埃花朵

124 海上传奇

131 瑰丽之门

136 岁月静好

143 风里流言

150 繁华落尽

伍·海潮有声

159 时光车站

166 流言传说

173 香港之约

180 别了香港

187 此去千里



陆·梦里有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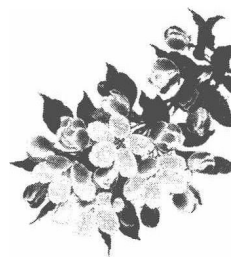
197 天涯羁旅

205 红尘旧梦

212 相濡以沫

218 梦回海上

224 繁华苍凉



壹·沙上有印

旗袍倩影



你死了，我的故事就结束了，而我
死了，你的故事还长得很。

——张爱玲

流行是时间的剪影。

岁月，仿佛是一位穿着旗袍，打着油纸伞，踽踽独行在暖色黄昏中
小巷里的女子，她临水照花却又遗世独立，亦真亦幻，一会离你很近，
一会却离你很远。

张爱玲的名字仿佛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她的民国，她的上海，她的天才梦，她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仿佛是一包包种子，经由她的笔端便栽种到时光里，能够开出永不枯萎的花。一叶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曾几何时，她用文字构筑的世界逐渐风靡起来，一时间洛阳纸贵。她的王国里有很多人，随意点出几个女子的名字，便能嗅到花的香味：王佳芝、金香、川嫦、娇蕊……

这些如花的女子们在她的笔下，不再像唐诗宋词那样紧锁深闺、惆怅低眉。她们或许身世凄凉，或许如尘埃般微不足道，但她们随意的一个眼神、一句哀怨，都是那样的有血有肉、敢爱敢恨。时而华丽，时而苍凉，时刻牵动着读者的眸子。这些丰满的女子常常让我们唏嘘感叹，她们身上往往都笼罩着些许神秘的气息，繁华时离我们亲近，苍凉时我们将我们推远。极具文艺气质的关锦鹏与李安，都曾用胶片阐释过张爱玲的小说。印象最深的还是看《色·戒》的那个冬天的夜晚。

在熟读小说《色·戒》之后第一次走入电影院。观看电影《色·戒》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当我的眼睛第一次进入影片第一幕打麻将的场景，一股浓浓的怀旧情愫便萦绕在心头。国际大导演李安是如此尊重原著，小说精巧至极的结构被灵活地平移入影像之中，一幅幅流动的画面闪烁着些许陈旧的光泽，同我梦境中的老上海吻合。汤唯饰演的王佳芝独具风韵，风衣里面总是穿着婀娜多姿的旗袍。她扮演的是一名演员，曾经因为一次话剧演出的轰动而逐渐走上刺杀特务易默成的不归路。在易默成面前，她时刻在表演，却常常会把表演与现实混淆，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自己刺杀的特务。当她放走已经入网的易默成之后，便坦然面对自

己的死亡了。

孑然一身的王佳芝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大街上，看城市枷锁中纷纷窜逃的人群，沉默而苍凉。当深沉的钢琴配乐响起，看着汤唯挥手叫住一位年轻的三轮车夫，淡然地奔赴死亡，突然间有种落泪的冲动，恨不得让这一刻画面暂停，让我重新拿起小说阅读这一段落，体味文字与影像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深浅交错的哀伤。

清晰地记得小说是这样写的：

平安戏院前面的场地空荡荡的，不是散场时间，也没有三轮车聚集。她正踌躇间，脚步慢了下来，一回头却见对街冉冉来了一辆，老远的就看见把手上拴着一只纸扎红绿白三色小风车。车夫是个高个子年轻人，在这当日简直是个白马骑士，见她挥手叫，踏快了大转弯过街，一加速，那小风车便团团飞转起来。

“愚园路。”她上了车说。

电影中，当处决王佳芝的枪声响起，充满恐惧与畏惧的易默成闭上了眼睛。而小说里，则是满腹思念的易默成混迹在喧闹的麻将声中渐渐隐去。看完电影，再读小说，无端涌出的唏嘘和感叹已经模糊了知觉。我发现，在张爱玲创造的故事里，男人似乎总是靠不住的。《花凋》里，章云藩终究没对病中的川嫦守住“我总是等你的”这句诺言；《郁金香》中，寄人篱下的宝初握着小丫鬟金香说：“等我自主了……你等着我，

好么？”然而，最终他面对生活只能留下一声怯懦的叹息。

张爱玲的文字世界总是如同一团谜、一片雾，充满了人世间的惆怅与窥探。空气时而淡蓝，时而暗红，繁华易逝，苍凉永恒。

张爱玲是一位躲在文字背后的同样穿旗袍的女子。她似乎比自己的小说更离奇。如果说她的小说里的主人公是舞台上喃喃自语的演员，是银幕上孑然一身的路人，那么她则是剧院最角落里的一个观众——熟知这个世界，却在看戏时冷静到冷漠，悄无声息地翻动着生命的底牌，血淋淋地展现到台前。

1995年中秋节，这位隐居在洛杉矶的女子在一所普通公寓里自然死亡，终年75岁。她的遗嘱非常简单，要求尽快火化，骨灰撒于空旷的原野。不知道，最初发现她死亡的美国人，是否知道这位持有美国身份证的女子，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度。她的外曾祖父，曾是那个东方国度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李鸿章。她死的时候，她的作品以及盛名正如日中天地引发热潮，她却走得如此悄无声息，如同一朵开在街角的淡雅之花，转瞬就如雾散去，过往行人依旧往来匆匆。

从上海到天津，从香港到美国，我常常能从她的身上，捕捉到些许王佳芝的影子。在她去世以后，无数张迷都曾循着她的作品寻觅张爱玲的踪迹。但在寻找张爱玲的路上，最容易找到的却是我们自己。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让时光回溯到民国时期的上海吧，那时候张

爱玲还没有四处飘零，她的文字世界还在建造之中。张子静、胡兰成、炎樱、柯灵等现实世界的人在她的生活里来来往往，延伸着生命的热情。从距离遥远的民国，到1995年洛杉矶公寓里的死亡，中间从热情到苍凉，从新生到落幕，我们该如何去丈量这段从生到死的距离？

也许生死并不重要。因为那些文字里的作品，她的生命得以借风飞翔，她的影子便有了穿越时间的力量。翻开书，读张爱玲，合上眼，回溯每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你似乎总能隐隐约约从某个句子中读出一位身着旗袍的陌生女子。她就是剧场中那个悄悄翻着底牌的观众，她拥有翻手即苍凉、覆手即繁华的魔力。在广阔的平原上，她仍旧站在高处，旷野的风吹动着旗袍一角，她的手应该欲落未落，如同指挥家一样等待着一场盛大音乐会的开场，守望着旷野中那些因文字播种而倔强生长的永不枯萎的花海。

她似乎在喃喃自语：“你死了，我的故事就结束了，而我死了，你的故事还长得很。”